

盧晉箕博士

論文第一集

思想革命

民國十七年八月

李根源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2115B

思想革命二版目錄

我的迷信

學術思想革命

政治經濟建設討論會季刊發刊詞

存我

職業學校畢業訓詞

孫中山先生誕辰大夏大學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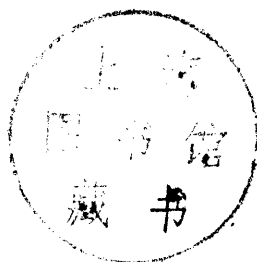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序

附錄

與徐菊仁書

祭楊文襄公文

思想革命 目錄



~~1607041~~

思想革命 目錄

二

評論

介紹盧錫榮氏的思想

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與書報春秋

許晚成

徐顯士

謝琬

序

未來新中國的新使命爲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結果，直接的變死的文化爲生的文化，間接的變死的中國爲生的中國。

我們深信未來新中國文化革命的使命，卽未來新中國新青年的使命。故就文學一方面言，推翻死的文學爲活的文學。

就哲學一方面言，推翻靜的玄虛的哲學，爲動的科學的哲學。

就政治一方面言，推翻封建的專制的政治思想，爲民治的大同的政治思想。

就經濟一方面言，推翻固敝的部落式的經濟思想，爲進步的世界的經濟思想。

就社會一方面言，推翻「尸居餘氣」的社會，爲「發揚蹈厲」的社會。

這是文化革命應有的工作，這也是未來新中國新青年應負的責任。

八九年前，我主政學叢刊的筆政，

此報係留美專門研究政治經濟等學科的同學所合資出版的。

嘗有學術思

想革命之作，自是厥後，愈益從事於思想革命問題的研究，常譏莊老而非

周孔，今夏特將歷年所作與此問題有關者集爲一冊，顏曰思想革命。

澈底的思想革命，卽澈底的文化革命。

我是極端主張思想革命的人，所以我特別希望未來新中國的新青年，努力爲思想革命的先導。我是極端主張文化革命的人，所以我尤特別希望未來新中國的新青年，努力爲文化革命的急先鋒。

二版序例

(一) 思想革命的工作，——更進一步言，文化革命的工作，——爲余畢生惟一最重要的工作。民國十六年秋至民國十七年夏，余在上海大夏大學講授思想革命，專門研究歐洲思想革命的歷史。民國十九年夏，余在大夏暑期學校講授政治思想革命，同年冬復在南京中央大學講授政治思想革命，皆專門研究現代政治思想改造的問題。他日有暇，當將此項筆記重加整理，就正海內。

(二) 友人高一涵先生爲中國現代政治思想界有數學者，所著歐洲政治思想史久已爲海內外一般人士所推重。先生舊曾告余：「此書第一及第二兩卷出版已久，國內學術界尙未見有任何精確與深刻之批評，故無勇氣再作第三卷。」余舊作思想革命一書，完全是片段的論文，而不是

系統的研究。但許晚成徐顯士及謝琬三君皆已對之有深切之表示，故於此特對三君敬致謝意。

(三)此書第二版除加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序及許徐謝三君評論文各一篇外，餘皆仍舊。

二十，三，二七，盧錫榮

我的迷信

我素來有一種迷信。

我相信我們如果談東亞文化，我們中國應該居領袖的地位。更進一步言。

我們如果談世界文化，我們中國亦應該居領袖的地位。

我此種迷信，以下列三大理由為根據：

(一)文化是天天變遷的，世界上或歷史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皆不能包辦。

Nile 及 Euphrates 內河的文化，即埃及及巴比倫的文化，易而為 Mediterranean Sea 內海的文化，即希臘羅馬的文化，再易而為大西洋海洋的文化，即英德法的文化，更進或將易而為太平洋海洋的文

化，即美國與中國的文化。

我相信世界文化是進步的，國際的。生機垂盡的埃及或希臘，固不能開專賣公司，暮氣漸深的意大利法蘭西或英吉利，亦不能做與「天地不朽與日月俱永」的的文化製造廠。

太平洋東西，海天蒼茫，佳氣葱葱，繼英法而興，執世界文化牛耳，最有希望最有資格的，第一是美國，第二是中國，第三或許是俄國。

(二)中國民族是世界上最古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新的民族。

我漢族自西方轉徙中土，約歷千餘年，至春秋戰國與內地各異族混合而民族一新。至魏晉六朝與西北各異族混合而民族又一新。至現代與歐美各民族接觸，由接觸而有比較，由比較而有觀感與激奮，破除舊習慣，建設新習慣，破除舊文化，建設新文化，而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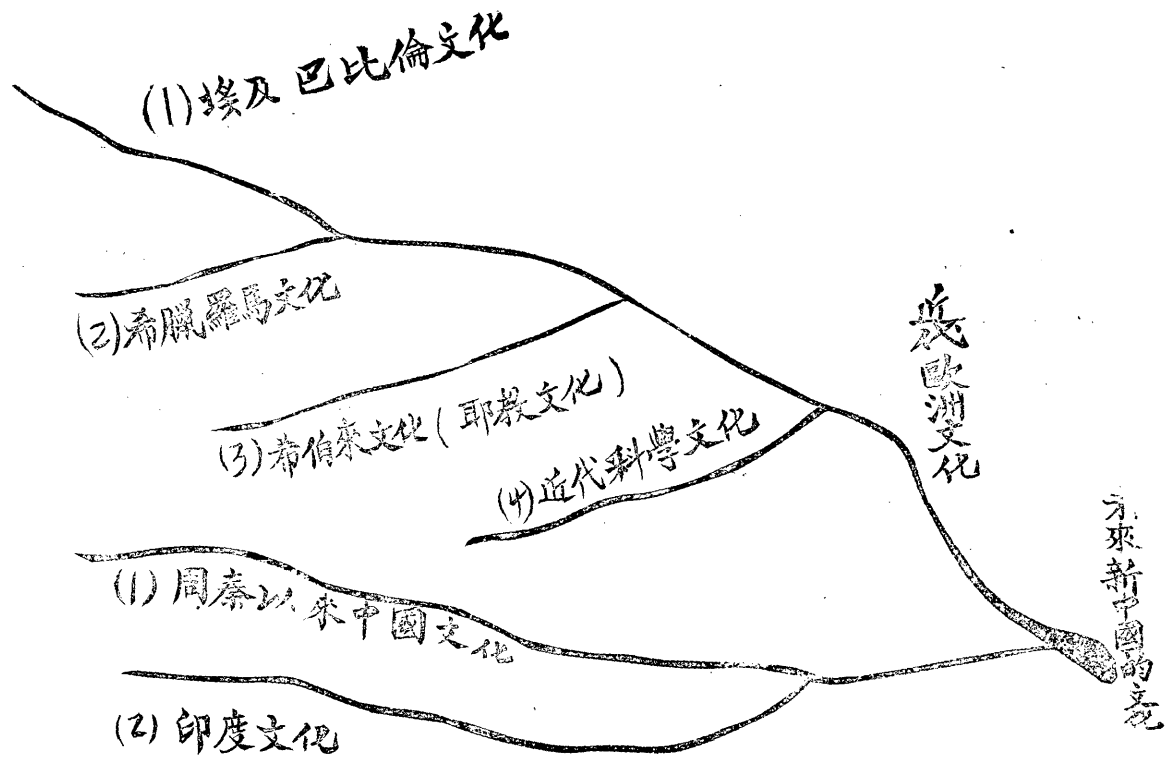
又將一新。詩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漢族自周秦以至現代，與異族多一次混合，多一次接觸，即多添一種新的生命，與的精神。

以世界最新的民族，建設世界最新的事業，創造世界最新的文化，這是吾民族的責任！這也是吾民族的使命。

(三) 集埃及巴比倫文化，希臘羅馬文化，與希伯來文化之大成，爲近代歐洲的文化。

集印度文化，周秦以來中國文化，與近代歐洲文化之大成，爲未來新中國的文化。

以世界文化最古的國家，調和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改造一種新文化，——未來新中國的文化，即未來新世界的文化。——如水之流，其源愈多，其流愈廣。我們改造文化的機會，固比文化將破



產的歐洲參看 Spenser 近著歐洲文化之破產好得多。我們將來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亦

或許比拜金主義或金錢哲學歐人謂美國哲學爲 Dollar Philosophy的美國有過之無不及。

根據以上所引三大理由，我相信我們中國是有領袖東亞的資格與領袖世界的資格。

更進一步言，我又信相我們中國有領袖東方文化的資格與領袖世界文化的資格。

但是我們中國現在的文化是怎麼樣？現在社會的一切情形又是怎麼樣？

數十年來，我們受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政治侵略經濟侵略——乃至文化侵略，言經濟則經濟破產，言教育則教育破產，言人格則人格破產。石達開詩「只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就中國的現狀講起來，我們只覺得蒼天的憤憤日勝一日，元元的痛苦日增一日，帝國主義壓迫的利

害日加一日，我們救死不遑，談什麼世界與文化？

在死中打開一條生路，在黑暗中打開一條光明之路，我們今日惟一的利器，不是政治的革命，而是教育的革命，過去的教育造成現在的中國，現在的教育，又將影響未來的中國。

我們努力教育革命，

我們努力文化革命，

我們努力建設新教育與新文化的新中國。

十七，二，十八。

學術思想革命

德儒哥氏曰：

Es erben sich Gesetz und Rechte

Wie eine ewige Krankheit fort;

Sie schleppen von Geschlecht sich zum Geschlecht echte,

Und Rücken sacht von Ort zu Ort.

Vernunft wird Unsinn, Wohltat Plage;

Weh dir, dass du ein Enkel bist,

(見Goethe's FaustI, 187)

盧錫榮曰，「*Ev,ge Krankheit*」哥氏憤世語也。三代不相師而王，五霸不相襲而霸，師而不知變，襲而不知通，是之謂。「*Ev,ge Krankheit*」。

美儒威廉哲木氏曰：「When the whole universe seems only to be making itself valid and to be still incomplete (else why its ceaseless changing?) why, of all things, should knowing be exempt? Why should it not making itself valid like everything else? (見William James Essay in Radical Empiricism, pp. 75-76)」

盧錫榮曰：世界日進步，思想亦日進步，知此義者始可以言思想。

譚瀏陽曰：「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羣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其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云衝決。」（見譚氏仁學序）

盧錫榮曰：嗟乎譚氏之言痛哉！今天下之網羅滔滔皆是也，政治思想有網羅，經濟思想有網羅，道德思想有網羅，宗教思想有網羅，社會思想

有網羅，學術思想亦有網羅，居今日而言學術乎？
首當衝決俗學之網羅。

俗學尊古，

尊古之失也陋。

荀子曰，「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爲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語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儻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也已！」見儒效篇墨子曰「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見非儒篇俗儒呼先王以欺愚者，時異，地異，事異，而俗儒

守先王之道不少變，道乎？道乎？

尊古之失也奴。

思想隨時勢爲變遷，古人有思想，今人亦有思想，古之時與今同乎哉？韓非子曰「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鯨魚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見五
禮篇古之時與今同乎哉？古之時不必與今同，今人有思想而不知發達其思想，去其近者而求其遠者，去其在我者而求其在人者，是之謂古人之奴，自由者思想發達之母也，奴乎奴乎？思想自由乎？

俗學又尊師，

尊師而不知其所以尊，其失也拘。

俗學尊師，非尊師也，學非師莫傳，故荀子言師法，修身篇韓子原

師道，尊師者尊其道不必尊其迹，伯拉圖言共產，亞里斯多德言私產，伯亞果相師哉？孔子言尊君，孟子言貴民，孔孟果不相師哉？俗學尊師，非尊師也，尊而失之拘，是之謂背師，西漢經學重師法，東漢經學重家法，家法者師法之流也。師法如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家法如施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師法家法盛，人各師其師，人各家其家，有述而無作，有師承而無創見，有章句之推敲，而無思想之進步，師愈尊，道愈不明，師明道者也，道而不明，尊師之謂何！

尊師而不知其所以尊，其失也矯。

俗儒非老莊而尊孔孟，至於無爲之說則因之，是師其所非也。俗儒尊孔孟而非釋氏，至於靜心之說則襲之，是非其所師也。師其所非，而非其所師，是之謂矯，矯則誤師，誤師其何以明道！尊師而不知其所以尊，其失也濬。

漢學至鄭康成而集其大成，鄭註專制思想者幾數百年而及於隋。
宋學至朱子而集其大成，朱註專制思想者又幾千年而至於今。鄭朱之
學其盡善耶？其未盡善耶？未盡善而善者師之，不善者亦師之，以非
濟非，其非滋甚，是之謂濬，濬則忘師，忘師其何以明道！

既陋，既奴，既拘，既矯，既濬，其弊也。

有「死」的學術而無「生」的學術。

思想造時勢，時勢亦造思想，善言思想者，因時勢以新思想，即
因思想以移時勢，彼俗儒之所謂思想，其時則已易矣，其人與骨則既
已朽矣，株守數千年以前之學術，以應數千年以後之時勢，泥而不知
變，拘而不知化，迂而不知通，其何以爲學？

有記誦的學術而無實用的學術。

尊古者必尊記誦，記古人之言，而古人之所以言不之思也，誦古

人之行，而古人之所以行不之思也，不之思不之思而言學，學則學矣，其如不能實用何？鄉之人有習舉業者，言古人之言也，行古人之行也，驟而責之函札，則「是故」「且夫」之乎也者滿紙矣，重記誦之學，幾何不率天下而鄉之人類也，悲夫！

有「人」的學術而無「我」的學術。

尊古尊師之極，知有古而不知有今，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古而不知有今，謂之循人。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謂之忘我。舉天下之學者而皆依樣葫蘆，徇人忘我，不識不知，惟古之則，此數千年學術之所以沉沉如一日也，悲夫！

次當衝決習俗之網羅。

俗始乎創，繼乎因，成乎習，

習故喜常而不喜變。

天下皆忠君而吾言忠君，則吾言是矣，而果是乎哉？天下皆尊古而吾言進步，則吾言非矣，而果非乎哉？是不果是，非不必果非，是是非非者，亦未嘗灼見其是與非也，習俗是則是之，習俗非則非之云爾，必執習俗之是非以爲是非，則古言忠君，今亦忠君可也，古言男尊女卑，今亦男尊女卑可也，習俗不易，思想亦不易，吾民其猶葛天氏之民乎！

習故喜靜而不喜動。

是非者至有定而亦至無定者也，習俗習於有定而忘其無定，定者是之，不定者非之，其所謂是，定也非是也，其所謂非，不定也非非也，是定而非無定，故靜。靜故喜舊而惡新，喜述而惡作，喜因循而惡改革。喜舊，喜述，喜因循，是之謂惰。人而如此，是謂惰人。國而如此，是謂惰國。惰人無進步，惰國亦無進步。

習故知有社會而不知有個人，知有靜性之社會 (Kinetic Society) 而不知有動性之社會。(Dynamic Society)

靜性之社會主保守，動性之社會主進步，進步之原，不原於社會之全體，而原於社會之個體。路德出而耶教新，盧孟之說行而民權盛，堯舜作而民鮮爲暴，必執習俗之是非以爲是非，則舊教之後可無新教，暴君之下可無民權，長夜漫漫何時旦也！

故不去習俗之網羅則人亡。人亡非無人也，人習於因循而無進步，是之謂人亡。

不去習俗之網羅則社會亡。社會亡非無社會也，有靜性之社會，而無動性之社會，有保守之社會，天下無中立之理，不進步則退步，保守者退步之別名也。而無進步之社會，是之謂社會亡。

不去習俗之網羅則學術亡，學術亡非無學術也，人習於常而不知

變，社會習於靜而不知動，人也，社會也，槁木死灰奄奄然無生氣也，一二人以真理之是非爲是非而非之，千萬人以古人之是非而非之，今之是非不足以敵古之是非，一二人之是非不足以敵千萬人之是非，以古勝今，古存今亡，以愚勝智，愚存智亡，今亡，智亡，是非亡，天下寧復有學？

次當衝決天之網羅。

天一而已，談天者各以其所謂天釋天，故有「有意志」之天，有「無意志」之天，

有有意志之天，墨子孔子之所謂天也，墨子信天而非命，故其所謂天能生人，能殺人，能賞罰人，善者天賞之，非命也，惡者天罰之，亦非命也。天無命，以人之善惡爲命。

孔子信天命，故其所謂天。

(一)有知。

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言天之有知也。

(二)司命。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之廢興屬乎天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顏淵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此言人之禍福操諸天也。

(三)司變異。

春秋記日有食之，星孛入北斗，梁山崩，隕石於宋，六鷁退飛，

星隕如雨，有星孛於大辰之類不一而足。此言變異之司諸天也。

天知且命，故孔子畏天命。

有無意志之天，老子之所謂天也。老子論天

首道。道先天地生。

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衆帝之先，」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言道先天地生而爲萬物之宗也。次天地。道生天地。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萬物，」此言道生天地萬物也。

道先天地生而天地，故道天地之道也。

天地之道爲自然。

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一。又曰，「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爲大。」此言道之本體爲自然也。自然故常無爲而無不爲。

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又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天地之道自然，常無爲而無不爲，故老子任天。

持孔子畏天之說，

一則囿於天而不知人。其流也且爲變異之學，西漢變異學極盛，如易學之有京房易、書經之

有洪範五行傳、春秋之有董子繁露是也、爲織緯之學，織緯學爲變異學派之流、西漢末眭孟之流、皆以變異說織緯、光武中興、其學尤盛、賈逵以之興左氏、

曹褒以之定漢禮、何修以之解公羊、於是五經爲外學、七緯爲內學、且成一代風氣矣、爲陰陽主運之論、迷信盛而學術淆，

學術淆而民俗乖。

二則囿於命而不知人。墨子非儒篇云「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天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率天下之人而怠於分職，怠於從事，其何以爲國！其何以爲學！

持老子任天之說。

一則蔽於天而不知人。其流也且爲風角星算之法，爲符錄之談，爲飛昇變化之術，而天失其所以爲天。老子言天無意志，後世宗之者言天有意志。

二則蔽於命而不知人。其流也且爲樂天安命之說，莊子曰「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爲乘化歸盡之談，陶淵明歸去來辭云「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而人失其所以爲人。

墨子之說近矣，而抑未也，不失之專，則失之疎，天之善惡其與吾人同歟？善者宜賞惡者宜罰也，然而善者未必賞，惡者未必罰者，天之善惡其與吾人異歟？異則失之專，吾人之所善者而天罪之，吾人之所惡者而天賞之，不異則失之疎，

一代之思想，係乎一代之時勢，孔子 墨子 老子之思想，封建時代

之思想也。封建時代之君主思想，亦專制，亦萬能，君受治於天者也，故其所謂天亦專制，亦萬能，孔子畏天之說盛，則信命而不信人而入卑，老子任天之說盛，

老子言天道自然，故主放任，然其言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又曰「常司殺者殺」純然專制口吻，則任

天而不任人而入卑，墨子尊天之說盛，則尊天而不尊人而入益卑，天益尊，人益卑，於是而人事惰，於是而鬼神之說興，於是而邪誕怪誕之言蜂起，於是而人治無進步，學術亦無進步，悲夫！

天與人固同循進步之原則以進行者也，天地有生死，

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生吉凶。」此言天之生也，列子黃帝篇引長廬子之言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形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雖終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此言天地之

死也。

方生方死，卽死卽生，

德儒 Tacke 亦著 Die Welt ist

ein 生與死環而

無端，渺而不知其極，而一以進步爲鵠，天地其果萬能也乎哉？天地萬能則無解於生死，生死者易也，易者易其所當易，易其所不得不易，以遠於故，以卽於新，以達於全美盡善之域者也，天地果全美盡善也乎哉？天地非萬能，非全美盡善，故日易，故日進步，故日求達於全美盡善之域，天與人實同循進步之原則以進行者也。

天而有意志歟？天日進步，吾人亦日進步，天固協贊吾人之進步者也。
如滄海變爲桑田，冰區變爲樂土，其顯例也。吾人進步，天亦進步，吾人亦助長天之進步者也，
如草昧易而文明，田野易而市鎮，其顯例也。謂天爲君父，母寧謂天爲弟昆。謂天爲至善

而無進步，母寧謂天爲未盡善而日求進步。不然，則無解於天地之日

易也，不然，則無解於天地之有生死也，不然，則無解於水旱災荒饑饉變異之日臻也，不然，則陷吾人於樂天安命乘化歸盡之說，而人治永無進步之希望也。

天而無意志歟？「與其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數語見荀子天論天地者吾人之天地也，宇宙間事即吾人分內事，吾人分內事即宇宙間事，革新天地者吾人，改造天地者亦吾人，知此義者始可以言天，始可以言人，始可以言學術思想之進步。

次當衝決思想本體之網羅。

思想不能無所囿，

或囿於我。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

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見荀子解蔽篇墨子宋子申子之徒，各是其所見以非人之見，是之謂囿於我，囿則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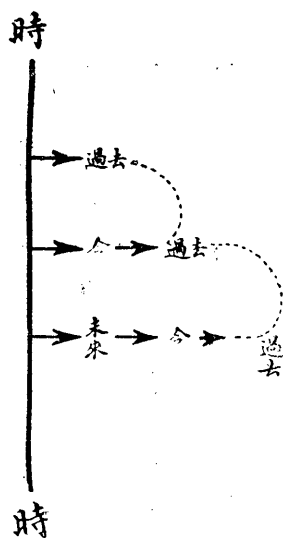
或囿於地。

英美之學說偏重個人，德奧之學說偏重國家，此囿於地也。法之學者喜言 Right，德之學者喜言 Duty，英之學者喜言 Intelligent Self-interest. (見 D. Weyss, 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pp. 50-58) 是亦囿於地也，囿則蔽。

或囿於時。

格蘭斯頓英之名相也，而反對放奴之說，夏萊勒 (Carlyle) 英之文豪也，而反對天演進步之說，是囿於時也，時乎時乎！思想之梏乎！或囿於文辭。

文辭至有定者也，事物至無定者也，以文辭之有定，而代表事物之無定，今非今也，而謂之今，謂之今而已非今矣。未來非未來也，而謂之未來，謂之未來而已非未來矣。故君子重事物，不以文辭之有定，忘事物之無定。



文辭者又易致含糊者也。老

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之謂何？列子曰「有生

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

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

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見天瑞編無之謂何？無無以名之，謂之無，無乎無乎！渺不可知乎！

文辭者又易致脫略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云何？韓退之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博愛云何？義與道又云何？有脫略之說明，而無詳密之解析，有簡易之問答，而無精確之辨難，此學之所以日晦也。鄉之人有問退之者，曰「退之何如人？」曰「退之人也，」又問，曰，「退之退之也，」退之究爲何如人？問者不知，答者亦不詳也，不知不詳，此學之所以日晦也。是故君子之言文辭，貴詳密而不貴含糊，貴精晰而不貴簡略。

盧錫榮既深維古今學術不振之原，與思想得夫之林，曰嗟乎！今天下

之網羅滔滔皆是也，居今日而言學術乎，首當衝決俗學之網羅，次當衝決習俗之網羅。次當衝決天之網羅，又次當衝決思想本體之網羅，俗學之網羅習俗之網羅與天之網羅思想本體之網羅去，始可以言學術，始可以言學術思想革命。

學術思想革命第一要旨尙易。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遠觀乎天，天地日易也。今日之天地而果與昔日之天地同乎？未來之天地又果與今日之天地同乎？

近驗之人，人亦日易也。列子仲尼篇曰「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我亦無故，我則日易也。

更徵之史乘，史乘亦日易也。草昧易而文明，結繩易而書契，封

建易而郡縣，舟車易而輪船火車，茫茫數千載不知其幾千萬易也，陋儒規規執「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以相難，天果不變也乎哉？天變，道果不變也乎哉？天變道亦變。

道因人而立，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因事而明，事外無道，道外無事，二語見陸象山語錄，時易，事易，吾人之所以應此時與事者亦易，不易

非道。

仁道也，畜奴之制，不仁於今而未必不仁於古也。希臘學者固有視之以爲當然者矣。義道也，男女平權之說，義於今而未必義於古也。吾國古者固羣以男尊女卑爲義矣。必執不易之說，則畜奴仁而男尊女卑亦義，渺茫數千載學術，皆將昧昧以終古矣。是故君子尙易。

易有進步之易，有退步之易，野蠻易而文明，專制易而共和，此進步之易也。高麗獨立而亡，吾民共和而日卽於亂，此退步之易也。

故吾人言易，宜進步而不宜退步。

易又有破壞之易。有建設之易，譬彼築室，去其舊者而不能建其新者，此破壞之易也。去其舊者而更建其新者，此建設之易也。故吾人言易宜建設而不宜破壞。必不得已而言破壞乎？亦宜爲建設的破壞之易，而不宜爲破壞的破壞之易，始可以言易，始可以言建設，始可以言學術思想之進步。

學術思想革命第二宗旨尙異。

尙同者學術進步之賊也，漢同天下於六經而六經衰，歐洲中世紀同天下於舊教而舊教衰，故君子言學術尙異，非好異也。

地異則學術不能不異也，美共和而強，墨西哥共和而亂，時異則學術不能不異也，言結繩於印術大興之世則必爲達者笑矣，言戈矛於鎗礮盛行之世，則必爲征夫走卒笑矣，

人異則學術亦不能不異也，人之性至不齊，此以爲是，彼或以爲非，此以爲非，彼或以爲是，是之中而有非焉，而果是乎哉？非之中而有是焉，而果非乎哉？同其是則失其非中之是矣，同其非則失其是中之非矣，是故君子尙異。

侯白士 (Hobbes) 言主權而趨重專制，盧騷言民約而趨重共和，必執侯氏之說以繩盧氏，則盧氏非矣。勞克 (Locke) 言學術而趨重經驗，推卡 (Descart) 言學術而純主思想，必執勞氏之說以繩推氏，則推氏非矣。是者不必皆是，非者不必皆非，君子取其是而遺其非，小人因其非而忘其是。是故君子尙異。

尙異則吾人之個性發展。人各志其學，人各盡其長，而個人之個性日益發展。

尙異則吾民之思想發展。競爭爲進步之源泉，思想競爭，優勝劣敗

，競爭愈盛，真理愈明，是其異也。乃其所以爲同也，異乎異，不異乎不異，同乎同，不同乎不同，知異之所以爲同，而後可以言異。知同之不能無異，而後可以言同。知同知異，而後可以言學術。

學術思想革命第三要旨尙實。

實者經驗也，又參驗也。

凡事理不能以直接經驗得之者，必本諸參驗，始可謂之實。

外經驗而言實，

非實。外實而言學，非學。荀子曰「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儒效韓非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憑學學而不本之經驗，不失之謬，則失之妄，不失之愚，則失之誣。

淮南子曰「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傲真人而虎，淮南見之歟？抑聞之也？聞之而不見，是之謂謬。

章太炎諸子學略說曰，「老子怵於利害，膽爲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者實以表其膽怯之徵，」章氏之論過矣，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疆必以弱保之，」見列子鬻子膽怯乎？管子曰「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管子膽怯乎？韓非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韓非亦膽怯乎？至章氏老子西出函谷以避孔子之說尤滑稽不足據無參驗而必之，弗能必而據之，章氏之論過矣。

故學不可以不重經驗，亦不可以無參驗，經驗者學之本也，本立而道生，輔之以科學，申之以論理，因演繹以觀其分，因歸納以驗其全，科學日進步，論理日進步，經驗日進步，學術亦日進步。

實者行也。法儒 Bergson 曰，「Movement is life.」美儒 William

James 曰「We are only as we are active」(見 William James's, "Essay in

Radical Empiricism, P. 162) 王文成曰「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盧錫榮曰，甚矣吾國昔者學術之弊也，思之謂學，行之謂學，明體達用之謂學，陋儒言學動必師古，知記誦而不知思，知思而不知行，是重其心而忘其身也。重其心而忘其身，於是而言靜坐，於是而專誦讀，於是而四體不知勤，五穀不知分，是之謂書生教育。書生教育盛，言思而思不精，言行而行不力，此士之所以日多，而學之所以愈不進也。

居今日而言學乎？則重誦讀之教育，毋寧重力行之教育，重書生之教育，毋寧重實用之教育。識時之士，當不河漢斯言。

以上所言學術思想革命尙易，尙異，尙實。充吾尙易之說，則思想不囿於常而學術日進步。充吾尙異之說，則思想不囿於一，而學術日進步。充吾尙實之說，則思想不離於虛，而學術亦日進步。總其大利。約有數

端。

(一)存人。

人之性喜動者也。去習俗守常之說而人勤於事。人之性又喜作者也，去習俗尊古尊命之說，而人習於創。人勒於事而習於創，於是乎人始復爲人。人而人，不必尊古而常勝古。不必尊天而常勝天。不必尊命而常勝命。於是乎人存。於是乎學始復爲人之學。

(二)存理。

人存而言理，以真理爲真理，而不以他人之真理爲真理。本之以事實，徵之以經驗，而真理存。不爲我囿，不爲人囿，不爲地與時囿，而真理愈明。

存人與理，變「死」的學術而爲「生」的學術。變「靜」的學術而爲「動」的學術。變「古」的學術而爲「今」的學術。變「奴隸」的學術而

爲「自由」的學術。推倒千聖之學說，開拓萬古之心胸。夫如是始足以言學術，夫如是始足以言學術思想革命。學術思想革命而學術新。學術新，民新，社會新，中國新。

九，四，十五。

政治經濟建設討論會季刊發刊詞

我最不喜歡看中國的舊戲。

大面的沙聲，

花旦的尖聲，

武生的亂滾亂跳聲，

臨了還有……小丑的白鼻子，

我看後欲作三日嘔。

太平洋的狂潮醒了，廿世紀新中國的政治舞臺開幕了，

我們看中國新戲的人，……也許是做中國新戲的人。

第一看見一個半個真學者沒有……新中國的學者，最時髦的是

東抄西襲，半通不通的學者。

第二看見一個半個真政治家沒有……新中國的政治家，最時髦的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政治家。

改造與建設光明燦爛的新中國，是我們青年最大的希望，同時也是我們青年最大的責任。

新中國的新政治戲……也許是舊中國的新政治戲。我們看了。不能不使我們失望。不能不使我們不滿意。不能不使我們激昂慷慨，急圖改進。

我們既有改造與建設新中國的決心。

第一步就稍極一方面言。我們認爲過去的惡政治應該根本推翻的，

推翻亂滾亂跳的軍閥。

推翻沙聲的，或尖聲的，乃至白鼻子的政客。

舊障既除，乃生新機。

第二步就積極一方面言。我們認爲未來的新建設，應該精密研究與策

劃的。

舊政治下的舊政客。眼光不出一年以內。一年以內飯碗保住，於願已足。這叫做飯碗政客。

舊政治下的舊軍閥，計劃亦不出一年以內。一年以內地盤保住，於願已足。這叫做地盤軍閥。

我們認爲飯碗政客的眼光，固屬落伍。地盤軍閥的計劃，亦完全非是。

我們很堅決的誠摯的。中山先生建國大綱。與建國方略。以世界的眼光及科學的方法。詳密研究政治經濟交通教育，及社會一切重要問題。與海內外愛國青年。共努力於新中國的建設。

十七，五，十。

存我

前在雲南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演辭

(上略)研究本問題的第一步須明我之意義，「我」這一個字就性質言，有物質的我，精神的我，物質的我爲五官四肢，精神的我爲道德學問事功，就範圍言，有自身的我，有家的我，有國的我，有世界衆生的我，大凡一個人「我」之觀念的廣狹，與其道德學問爲正比例。最下知愛其身，知有自身之我，再上知愛其家，知有父母妻子之我，再上知愛其國，知有國之我。岳忠武詞「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就是愛國愛種一片真誠的表現，再上知愛世界愛衆生。知有世界之我，衆生之我。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禹稷以天下爲我，故天下有溺有饑，猶我溺我饑。再上母我，母古今，破除一切國界，破除一切種界，破除一切界。

法儒Descartes說，「I think, therefore I am...」這句話把他譯成中文，就是「我思想，我所以有我。」我們中國大多數人民的通病，就是不曉得有我，不曉得我有思想，不曉得有我，不曉得我有思想，是謂忘我。諸位聽了鄙人這個話，或者疑鄙人言之太過，鄙人特舉幾個例與諸位聽。

我們社會上最大的弱點有三。

(一)盲從古人爲古人的奴隸。「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句半通不通的話，專制吾國思想界不知幾何年！其實天何嘗不變，地球之始，一氣體耳，由氣體變而爲液體，由液體變而爲固體，復經若干變遷，若干改造以有今日，地球如是，其他星球亦如是，道何嘗不變，部落時代言忠於部落，專制時代言忠於君，民主時代言忠於國，天變了，時代變了，道亦應該變了，我們研究學術的人，依然是尊古，依然是食古不化，以古人之思想爲思想，以古人之知識爲

知識，是之謂古人之奴隸，古人之奴隸忘我。

(二)盲從今人爲今人的奴隸。曾國藩說，「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我們欲在世界上做一個人，總須我行我素，遺世獨立，破除一切毀譽觀念，破除一切得失觀念，爲世界人類造幸福，但是大多數的人每每不能如此，世俗之所譽則譽之，世俗之所毀則毀之，今日人說八股好，我們作八股。明天人說白話好，我們作白話。今日人說盧騷好，我們崇拜盧騷。明天人說馬克斯好，我們又崇拜馬克斯。隨波逐流，與世浮沈，是之謂今人之奴隸，今人之奴隸忘我。

(三)盲從習俗爲習俗的奴隸。英國大戲曲家蕭伯納 (Bernard Shaw) 說，「專制政府對人民好像父母對子，恭順便是良民，違命便是叛黨，所以養成謳歌聖德粉飾太平的風氣，一切諂媚媮惰苟安卑鄙的

惡習，都成天經地義或積極的德行，「我們中國專制數千年，蕭氏所謂『諂媚媮惰苟安卑鄙的惡習』，幾成爲吾民第二天性，明曉得纏足是壞的，苟安媮惰纏足如故，明曉得吹煙是壞的，苟安媮惰吹煙如故，是之謂習俗之奴隸，習俗之奴隸忘我。」

我們中國現正在過渡的時代，已往的爲舊中國，未來的爲新中國，新中國的主人翁，不是一般苟安媮惰的老朽，也不是一般隨波逐流的時下名流，而是一般發揚踏厲猛勇精進的新青年，鄙人對於諸位青年有無限的羡慕，有無限的希望。

第一希望諸位破除一切舊習慣舊思想，不爲古人的奴隸，不爲今人的奴隸，不爲習俗的奴隸。

這一層希望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故鄙人

第二希望諸位自尊自治，自培自發，積極的奮鬥，積極的努力，積極的

自強不息。

什麼叫做自尊？ 自尊這句話是極普通的，也是極重要的。十餘年以

前，梁任公先生已在新民叢報說過，最近東陸大學週年紀念，王竹村先生尤發揮無遺義，鄙人覺得自尊這兩個字爲吾人修學立身必不可少的條件，故不厭重覆，特本二先生之言，略加鄙意同諸位談談，「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曾國藩語）故凡一個人處世切不可過於菲薄，尤不可過於抑塞，過於菲薄，過於抑塞，與自棄等，天下絕無自棄的人，能作不自棄的事，諸位正當青年時代，自驕固不甚好，自棄尤爲非是，（自尊與自驕有別，）凡一言一動，總須由大處落脈，常思此身爲天地立命之身。常思此身爲山川鍾毓之身。常思此身爲萬民託命之身。如是而後可以言自尊，如是而後可以日即於高明，

什麼叫做自治？ 自尊固是很重要的，但是自治與自培自發尤爲重要，天天講自尊，不能自治與自培自發，結果自尊亦不過是紙上一句空話，吹吹牛皮罷了，今先就自治一方面講，先聖說的好，「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如果一個人天天吃煙，天天賭錢，幹那戕賊身體的事，自治固不能講，自尊更談不到，講自治要如何纔算自治呢？（第一）就消極一方面講。須破除一切惡習慣，如吹煙賭錢等事，（第二）就積極一方面講，須養成各種良習慣，如早起早睡勤苦耐勞等事，諸位是很有學識的人，舉一反三，想亦不必待鄙人詳說，

什麼叫做自培自發？ 能自尊了，能自治了，尤須能自培自發，自尊是兼就立志立品一方面言，自治是單就立品一方面言，我們有了很遠大的志願，很高尚的人格，不可不有很精密與很宏博的知識，英儒培根說「知識卽權力」，(Knowledge is Power)無知識，無權力，一事不能辦，一步

不能行，究竟於社會有什麼用處？故我們要想達到我們遠大的志願，完全我們高尚的人格，不可不求知識，不可不自啓自發，怎麼纔能做到自啓自發的地位呢？怎麼纔可以求到知識呢？（第一）是結交好朋友。先聖說的好，「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與忠信者遊則日趨忠信。與仁厚者游則日趨仁厚，與博學深思多識多聞者遊，學問不期博而自博，聞見不期廣而自廣。（第二）是勤求良好的教育。教育爲陶鑄人材的利器，諸位既居此教育中樞，又有貴校長及各教員熱心訓導，鄙人對於諸位抱無限的希望，希望諸位努力自愛，努力求學，努力培養鍛鍊，以養成深厚的學識，獨立的思想，以發展諸位固有的天才。

以上所講，不覺已近萬餘言了。概括言之，約有三種要義，（一）我之意義，（二）忘我之弊，（如盲從古人，盲從今人，盲從習俗等），（三）自尊自治與自培自發的要旨。

了解「存我」之真諦。

破除「盲從」之積習。

自尊自治。

自培自發。

爲救國的我，

爲救世界救人類的我。

爲母古今的我，爲母我的我。

爲「與天地並壽與日月爭光」的我。

這是「存我」的真理，

這也是鄙人對於諸位最大的希望。

十三，四，二四。

職業學校畢業訓詞

我們中國數十年來積弱不振的大原因，不是人民太多，是人民太少。世界上幾個強國的人口，最多總不上一萬萬，據最近人口調查，英國有四千七百多萬，法國有三千九百多萬，意國有三千七百多萬，日本有五千五百多萬，美國最多約有一萬萬，我們中國的人口四萬萬，不爲不多了，鄙人所以說太少，只因無業的人民太多，有業的人民太少。

韓非說的好，「用力者寡則國貧，」見五蠹篇國家是社會的集合體，社會又是人民的集合體，無業的人民爲乞丐，爲盜賊，爲政客流氓，不惟不能爲社會及國家的益，并且爲社會及國家的害，無業的人民太多，社會那得不貧！國家那得不貧！

今日救貧最好的方法，第一須振興平民教育，使人人有做事的能力。第二須振興平民實業，使人人有做事的機會。教育實業興，無業的人民不

期少而自少，有業的人民不期多而自多。

職業學校爲振興吾滇實業之先導，今日畢業諸君又爲振興滇吾實業之急先鋒。鄙人對於職業教育全無研究，今略就管見所及，同諸位談談。

職業這兩個字包括很廣，諸葛武侯平蜀，俾土麥統一德意志，固是一種職業，甯戚飯牛，朱買臣賣柴，也是一種職業，職業的大小雖然不同，只要他有益於個人或社會，均可謂之爲正當的職業，天下最可鄙最可憫的人，是無職業的人。

職業的成功有三要素。

其一曰誠。誠者專一之謂，平常人失敗的大原因，總是由於不能誠，不能專一，今日學印刷，明日又想學園藝，忽天忽地，如風轉蓬，自亦不知其所以然，荷卿勸學篇說，「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

而二螯，非蝮蠱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荀子這幾句話，完全是說明誠與不誠的意義，做事的成功與不成功，全在做事的人誠與不誠，誠則鏗而不舍，誠則心結於一，鏗而不舍，心結於一，天下絕無不能做的事，亦絕無不能成功的事。

其二曰勤。能誠尤須能勤，楊子雲說，「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

不遠矣。」曾國藩說，「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是就勤字消極一方面講，老子說「強行者有志」，王弼注說，「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易繫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就勤字積極一方面講，天下百病生於懶，宴安鳩毒，古有名箴，勤這一個字，是治百病治鳩毒的惟一神藥。

我們中國大多數的人，是世界上最勤的人，也是世界上最不會勤的人。

勤貴明，我們中國大多數的人勤而不明，道士日念經而不知經，和尚日誦佛而不知佛，三家村學究日言尊孔而不知孔。普通一般人日做工而不知工，鐵匠終日打鐵，打得勤極了，問他鐵是什麼東西？他可不曉得。磁匠終日燒磁，燒得勤極了，問他磁是什麼東西？他可不曉得。這種毛病的原由，第一是苟且，是生活機械化，他們的勤完全為機械的勤，他們的動作完全為機械的動作，結果他們的自我，亦完全為一種機械的化身，第二是因循，是不求改進，今日如此做，明日如此做，後日亦如此做，依樣葫蘆，振古如斯，譬彼牛馬，終歲勤苦而一無進步，

勤貴有節。我們中國大多數的人勤而無節，工作是很要緊的，休息也是很要緊的，我們做事，工作與休息皆須有一定時間，工作的時間固須工作，休息的時間尤須休息，勤而無節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第一是糊塗，工作無一定時間，休息也無一定時間，終日工作，終日休息，工作的時

間，就是休息的時間。休息的時間，就是工作的時間。究其結果，工作不成其爲工作，休息亦不成其爲休息。第二是浮囂，今天整日的做工至於廢寢忘食，明天就苦了不做了，這個禮拜天天的做工至於廢寢忘食，再一個禮拜就病了不做了，這種工作的方法，時間不經濟，精力亦不經濟，不做工的時候不用說了，做工的時候整日作工，全無休息，精力既疲，效率從何說起！

其三曰恆。能誠能勤尤須有恆。曾國藩說，「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吾人以有恆爲作聖之基，」見曾氏覆陳松生書豈惟養生，豈惟力學，天壤間凡

百事業莫不皆然，有恆則易於成功，無恆則易於失敗，故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業，總須以有恆爲等一義。今日專一，明日也要照樣的專一。今日堅苦，明日也要照樣的堅苦，專一復專一，堅苦復堅苦，進德修業，自意中事，但是普通一般人多半不能了解恆字的意義，加以感情的衝動，環境的

誘迫，今日誠到無可誠的地步，明日又忘了，今日之誠遂歸烏有，今日勤到無可勤的地步，明日又忘了，今日之勤亦屬子虛。這樣無恆的人，絕對不能做事，即做事亦絕對不能成功，孔子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又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是孔子作聖的工夫，這也是吾輩新青年做事應師法應修養的精神。

我們中國向來以農立國，二三十年來，日爲歐美潮流所鼓盪，漸帶有幾分工業的色彩，鄙人預計最近之將來，我們中國的實業界政治界學術思想界必有一番大革命，就實業言，必漸由農業的國家，進而爲工業的國家。就政治言，必漸由軍閥的政治，進而爲平民的政治。就學術思想言，必漸由玄學的思想，進而爲科學的思想。這種大革命的中堅人物，不是一般張牙舞爪目不識丁的武人。也不是一般縱橫掉闖忽南忽北的政客。而是一般戰兢惕厲堅苦卓絕的大科學家大實業家。科學日進步，實業日進步，

社會上政治狀況經濟狀況學術思想狀況亦必隨之而進步。

未來新中國的大職業家，宜勤，宜誠，宜恆，尤須能改進，能創造。

何謂改進？孔子說「溫故而知新」，讀書宜如是，研究科學宜如是，工作亦宜如是。今日做一把椅子，這樣去做，明日另做一把，又須於舊樣之外另添新樣。今日研究化學，曉得分子之中有原子，明日再行研究，又須曉得原子之中還有電子。如是日求改進，日求革新，前途之進步正無涯埃。

何謂創造？有 Arkwright, Crompton, Cartwright

阿氏諸人發明綿花機及絨毛機。之發明

而英之綿業興，有 Newcomen.

及 James Watt

柳氏諸人發明蒸氣機

之發明而英之工業

興，交通大便，柳氏不過一個鐵匠，華氏不過一個數學儀器製造者，而其有功於社會如是，人患不用心耳，柳氏人也，華氏亦人也。諸君而欲爲柳氏也在諸君，諸君而欲爲華氏也亦在諸君，諸君諸君，努力努力。

十三，六，二五，

孫中山先生誕辰大夏大學宣言

二十世紀新時代的新政治家，不是偷雞喚鴨的勞雅喬治，（Lloyd George）不是殺人越貨的威廉第二（William II）也不是虎而冠狐鼠而手腕的克拉門素（Clemenceau）——二十世紀的——乃至超二十世紀的——新政治家，是遺世獨立萬流仰鏡的孫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的誕日，就是新中國的誕日。打倒萬惡的軍閥，打倒萬惡的舊官僚，打倒萬惡的滿清專制政體，建設新中國。新中國誕生，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中山先生的誕日，也就是新東亞的誕日。二三十年來，帝國主義的狂飈，風靡全亞，喚醒印度洋的狂潮，喚醒泰山衡山的心靈，喚醒東亞一切民族的——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民族的——國家自覺心與民族自覺心，新

東亞誕生，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中山先生的誕日也就是新世界的誕日。實現民生主義，實現民治民有，實現民享主義，實現大同主義，未來的新社會——中山先生理想的社會，——是勞資調和的社會，是「均」的社會。未來的新政治——中山先生理想的政治，——是全民政治，是爲全民謀幸福的政治。未來的新世界——中山先生理想的世界，——是自由平等的世界，是大同的世界。新世界誕生，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有一國的人物，有世界的人物，中山先生是超國家的人物，超世界的人物，超二十世紀的人物。

我們今日紀念先生誕辰，

第一當紀念先生治學的精神。先生畢生致力革命，亦畢生致力學問，故其所著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有哲學家的學識，又有政治家的眼光，

世傳先生寓滬時家無長物，好學不厭，稍有所得，卽以購書，吾輩青年聞之應如何猛省？

第二當紀念先生任事的精神。先生奔走革命四十餘年，與惡軍閥奮鬥，與惡官僚奮鬥，與惡社會一切惡勢力奮鬥，再接再厲，死而後已，吾輩青年聞之應如何奮勵？

第三當紀念先生犧牲的精神與大無畏的精神。新中國的生命是先生第二的生命，也是先生唯一的生命，爲謀新中國的實現，犧牲一切財產，犧牲一切幸福，乃至犧牲生命，赴湯蹈火以求之，萬死不顧一生以求之，先生死而未死，新中國生而未生。吾輩青年聞之應如何努力？如何奮鬥？以竟先生未竟之志，成先生將成未成之功，以謀新中國最後的實現。

先生嘗說「我們人口有了四萬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土廣闊，物產豐富，都要在美國之上，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沒有

那一國和他並駕齊驅，就天然的富源講，中國還應該要駕乎美國之上」我們今天紀念先生誕辰，不是紀念先生的個人，而是記念先生的精神。本先生治學的精神，打破靜的死的塵腐無用的文化，改建動的有生命的與日俱新的文化。本先生任事的精神，對內繼續與惡軍閥惡官僚奮鬥，打倒惡軍閥惡官僚。對外繼續與經濟侵略文化侵略軍事侵略的帝國主義奮鬥，打倒帝國主義。本先生犧牲的精神大無畏的精神，犧牲生命，犧牲一切，變行尸走肉的中國，爲生氣勃發的中國。變經濟破產人格破產的中國，爲科學進步工商進步道德進步的中國。更進一步言，變軍閥戕殺的械鬥的中國，爲全民互助的全民自治的中國。我們相信中山先生的話絕對不是誑我們的，美國爲世界最富最强的國家，我們中國天然的富源還要駕乎美國之上，我們如果能以先生之心爲心，力求進步，力求發展，亦可成爲世界上最富最强文化最高的國家。

善學柏拉圖的是亞里士多德。善學孔子的是孟子。我大夏青年聽者，我全國愛國青年聽者，我們今日紀念中山先生誕辰，我們更希望未來的新中國有無量數中山先生的化身，或無量數超越中山先生的天才，通力合作，急起直追，第一步建設民治的新中國。第二步建設民族自決的新東亞。第三步建設和平聯治的新世界。中山先生乃可不死，乃真不死。我們高歌新中國之國歌，並祝「孫中山先生精神萬歲，」「新中國萬歲，」「大夏萬歲。」

十六、十一，十二。

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序

未來新時代新文化的重心，將不在大西洋，而在太平洋。（其理由詳見我的迷信篇）

國民革命聲中，太平洋文化新潮奔騰澎湃聲中，吾民族的使命，不僅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完成文化革命的使命，第一步在舊文化的改造，第二步在新文化的建設。

中大法學院自戴毅夫先生屈就院長後，積極整頓，一日千里，海內外名學者如馬寅初謝冠生葉元龍雷嘯岑雷賓南樓桐蓀章淵若劉琴五諸先生皆歡然戾止，濟濟一堂，甚盛事也。毅夫與寅初冠生元龍諸先生復以政治經濟與法律爲民族進步的原動力，亦爲世界文化推進的原動力，欲完成我民族歷史上的使命，更具體一點講，欲完成我民族文化革命的使命，非先對

於政治經濟及法律有澈底的研究與澈底的改革不可。因集院中諸同志，以世界的眼光，科學的方法，共同研究現代政法各種重要問題，證之以西歐之學理以觀其通，參之以中土之情勢以達其用，並積研究所得，發行一雜誌，曰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

錫榮嘗謂中國今日的文化已近步到一個新的階段，——新的文化階段。——在此新的文化階段中，我民族惟一的責任，就消極一方面言，須改造舊政治制度，改造舊經濟制度與舊法律制度，以改造舊文化；就積極一方面言，宜建設新政治制度，建設新政治制度與新法律制度，以建設新文化。文化革命的責任，是法學院同人的責任，是吾民族的責任，尤其是未來新中國新青年的責任。法院季刊，其嚆矢也。質之毅夫及寅初冠生諸先生以爲何如？

附錄

與徐菊仁書

菊仁先生左右，公以一身繫大江以北之安危，公出而江以北安，江以北安而公危，榮竊爲公憂之，公危而江以北不能卒安，中國且危，榮又安忍不爲公垂涕泣道之。

公之位至尊而亦至不尊，善用之可以爲華盛頓爲林肯，不善用之可以爲張邦昌李完用。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公他日恐欲爲張邦昌李完用而亦不可得，何也？公固日爲張邦昌李完用所左右而不自知也。借債以亡國者張邦昌李完用，而簽押者公也。甘心讓步以亡膠州亡山東者張邦昌李完用，而咨嗟太息徒喚奈何者公也。張邦昌李完用操其實，而公尸其名，張邦昌李完用無足責矣，天下後世其謂公何！張邦昌李完用非他，卽公所倚

界，京學界所唾罵，海內外報紙所捶擊不遺餘力之曹汝霖也。不殺曹汝霖，不足以謝天下，不足以正人心，不足以維國本，不足以慰黃帝堯舜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維公圖之，

中日密約公素主宣布者也，公惟恐其不宣布，曹惟恐其宣布，是誠何心？曹之惡，以公之明夫豈不知，知之而仍用之，且堅信任之，衆怨甚矣，民怒深矣，公之任曹亦專矣，此中關鍵，榮誠百思而不得其解，意者公其震於日人威力，明知曹之奸而不能去耶？抑使貪使詐，別有權衡耶？由前之說則失之怯，由後之說則失之愚，怯且愚皆足以誤國，榮重悲之。尤不忍不正曹逆之罪，爲公泣血陳之。

(一) 曹逆禍天下之罪。禍天下者有亂人，有奸雄，其才不大者其奸必不巨，曹逆亂人之瑣瑣者耳，才不足以禍天下而足以亂之，利芝泉之剛愎，徐樹錚之躁進，而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以驅天下於亂，天

下愈亂，借債愈亟，日人之狡謀愈售，曹之囊橐愈富，中國且亡，扶桑好山水，曹氏亡國大夫別墅，固有李完用之前例在，所苦者公耳，欲歸日本而日本忌之，宣布密約之口血猶在也，欲求見諒於國而國民鄙之，今之任曹以亡山東亡中國者公也。歸去來兮！公將何歸！

(二)曹逆禍人心之罪。孫子兵法論用間有五，而內間居其一，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膠州退還問題，公爭之，和會代表爭之，舉國上下皆以死爭之，曹與二三奸人獨徇日人之請，堅請錢內閣電陸使讓步，膠州非中國地耶？曹何職？讓步何言？而忍出諸口耶？忍之不已而堅言之，官中國之官，言日人之言，而讓中國之土地，是之謂無人心。無人心者無廉恥之心，無羞惡之心，廉恥喪，羞惡泯，可以賣國，可以賣芝泉，可以賣公，他日亦可以賣日本。聖人以

仁義勸天下，猶恐俗之或偷而國之不能治，公用無廉恥無羞惡之人，以無廉恥無羞惡爲天下倡，其若天下何？其若天下人心何？人心亡而天下隨之，榮卽不敏，亦甯蹈東海而死耳，不忍見宵小之披猖，而神州之陸沉也，「三四十年來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禍亂，豈復可閹弱寬縱，」（數語見曾文正復胡潤之書，）曾氏公素所服膺者也，曾之言願公三思，

（三）曹逆禍公之罪。公亡清之輔貳，叛督稱兵時之大元帥，而今新國會之總統也。公老矣，六十衰翁，於世何求？計所戀戀不忘者身後名耳，爲華盛頓與爲張邦昌孰愈？爲林肯與爲李完用孰愈？嗟夫公乎，大丈夫要當留芳百世耳，榮之所以期公與公之所以自期者正自有在，而跡公所爲，乃欲步趨李完用張邦昌之後塵而亦不可得，願

公思之。

天下之訾曹愈甚，公之任曹者愈堅，彼蚩蚩者何知，榮恐向之攻曹者今轉而訾公，曰是曹汝霖之徒也。向之敬公者今亦轉而議公，曰是親曹以親日者也。曹之奸而未售耶？親日之罪將不歸之曹而歸之公。曹之奸而售耶？用佞人親宵小以亡國喪邦之罪，公將奚辭？昔人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悲，而爲仇我者所藉口，」願公思之。

曹氏一日不去，禍公禍人心禍中國一日不止，公卽不爲中國計，爲人心計，亦當自爲計，晉郗超助桓溫謀逆，旣死，其父哭之慟，超門人以其書進，視之則超與溫往來密函也，父恨恨曰，「是子死晚矣」孟子曰，「幽厲之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曹之積惡，匪惟其子孫累，亦貽祖若宗羞，公能及其惡未盈而去之，國之慶亦曹之幸也，所以利國，卽所以全曹，曹之先人有知亦感且不朽。

抑又聞之，審天下之機者而後能應天下之變，天下之機係於人心，人心而既怨曹矣，公誅之人心之所大願也，因人心則其勢順，誅宵小則其義正，勢順而義正，去天下之所不敢去，而誅天下之所共欲誅，公之功在天下爲何如哉？黃坡能讓而不能斷，故爲奸人所擯而不能已亂，芝泉能斷而不能讓，故爲奸人所弄而適以生亂，曹之奸公所夙知，榮今願公之能讓尤能斷也。

小白霸才耳，故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公今戀戀於曹而不忍誅者爲欲利用曹也。公欲用曹，曹亦欲用公，日本亦卽以用曹者用公，始而習焉，繼而安焉，終且爲所濡沫爲所玩弄而不能自持焉，曹曰借款，公亦曰借款，曹曰讓步，公亦曰讓步，曹曰勿宣布密約，公亦曰勿宣布密約，曹之言曰日人之心也，日人以金錢奔走曹而曹爲之奔走焉，公今更爲曹奔走焉，忘乎其爲總統也，忘乎其爲中國之官而居中國之職也，忘乎其尙有人

之心也，總統之尊，等於胥吏，奸佞之言，重於山岳，於是而亡我膠州，於是而亡我山東，於是而以亡我膠州亡我山東者亡中國，悲夫公乎！而忍爲之乎！悲夫！

昔伍員逃之吳，遇申包胥於途，曰「吾必覆楚」包胥曰「子能覆之，吾必能興之」，公必欲用曹以亡國，吾國固自有人在，曹能亂之，吾民能安之，曹能亡之，吾民能興之，即以榮之愚，亦不能不追隨邦人士後，以血，以鐵，以此一腔熱誠，以與公等相周旋，爲名教爭廢興，爲兩間存正氣，卽爲國家爭安危生死，劍虹貫日，磨礪以需，苟利於民，義無反顧，皇天后土，實鑒此言，臨穎悲憤，不知所云。

八，六，十八，

祭楊文襄公文

維年月日天南後學虞錫榮謹以其赤心與熱血致祭於我先賢楊文襄公之靈曰，公之名在千古，公之精神與天地不朽，榮生也晚，不及見公，而見民之日在水火，願藉公之靈，化身千億萬衆，破除一切困難，破除一切障礙，破除一切惡社會之惡勢力，拯此元元，以慰公魂。

十八，二，十一。

評論

介紹盧錫榮氏的思想

(轉載學友雜誌第二期)

思想革命

大夏大學售書處大夏中學圖書館及各大書局均代售

許晚成

盧晉侯博士歷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及大夏大學歐洲政治思想史現代政治學說暨政治思想革命等教授，又曾主編留美政學叢刊及民氣週報。盧氏是舊社會舊思想的叛徒，是舊時代舊文化的叛徒。他這一部書，準備與舊社會宣戰，準備與死的尸居餘氣的舊思想宣戰，準備與上帝宣戰，（原書學術思想革命篇盧氏主張衝決天之網羅）準備與舊文化宣戰。

盧氏常說：

「未來新世界新政治及新經濟的中心將不在大西洋而在太平洋，因之

未來新世界新文化的中心，也不久要隨大西洋的狂潮轉向太平洋，因之未來新中國新青年最重大最神聖的責任，也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工作，第一是舊思想的改造，第二是新文化的建設，——新中國新文化的建設，更進一步言，新世界新文化的建設」

學術思想革命篇，是盧氏十一年前的舊作，也是盧氏對舊時代舊文化第一次的宣戰書。就消極一方面言，盧氏批評一切，衝決一切，先衝決俗學的網羅，次衝決習俗的網羅，又次更大膽的衝決天的網羅，——上帝的網羅。——就積極一方面言，盧氏尙易，尙實，尙異，推其極變死的學術爲生的學術，變古的學術，爲今的學術，變奴隸的學術，爲自由的學術。

此篇洋洋六千餘言，都屬犀利之論，我們從頭至尾細讀一下，亦可知盧氏的思想了，再有「存我」一篇，「學術思想革命」中沒有發揮的意思，都寫在這裏。這篇是在雲南高師附中的演講稿。至「職業學校畢業訓詞」。亦

有裨青年修養，略述幾句吧：「……………職業的大小。雖然不同，只要他有益於個人或社會，均可謂之爲正當的職業，天下最可鄙最可憐的人，是無職業的人；職業的成功有三要素，其一曰誠，誠者專一之謂，……………做事成功與否，全在做事之人誠與不誠，……………其二曰勤，……………曾國藩云：「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其三曰恆……………天壤間凡百事業，有恆則易於成功，無恆則易於失敗！……………」這許多話盧氏說得很透澈，因爲篇幅所限，不能逐一舉述了。

最後我總說一句，這本書對於青年思想，青年修養，皆有很多忠實的指示。愛讀諸君。訂購從速。

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

(盧晉侯博士論文第一集)轉載新月第二卷第二號

盧晉侯著

大夏大學發行

大洋五角 七十頁

著者是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前任雲南教育廳廳長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雲南東陸大學副校長等等要職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盧晉侯博士。這一冊共七十頁用四號字排的論文集(除去附錄八頁空白四頁，本書實得五十八頁，)包含論文六篇，「我的迷信」，「學術思想革命」，「政治經濟建設討論會季刊發刊詞」，「存我」，「職業學校畢業訓詞」，「孫中山先生誕辰大夏大學宣言」，還有兩篇附錄，「與徐菊人書」，「祭楊文襄公文」。

從這目錄看來，閱者便可知道本書的內容如何豐富。盧博士之懷抱，於「祭楊文襄公文」一篇充分發揮無遺，不可不全篇的引在下面：

『維年月日天南後學盧錫榮謹以其赤心與熱血致祭於我先賢楊文襄公之靈曰，公之名在千古，公之精神與天地不朽，榮生也晚，不及見公，而見民之日在水火，願藉公之靈，化身千億萬衆，破除一切困難，破除一切障礙，破除一切惡社會之惡勢力，拯此元元，以慰公魂。』

如此妙文，不能不鈔出與衆共賞了。在「與徐菊人書」裏也可見出盧博士的志向，只錄開首一段：

『菊仁先生左右，公以一身繫大江以北之安危，公出而江以北安，江以北安而公危，榮竊爲公憂之，公危而江以北不能卒安，中國且危，榮又安忍不爲公垂涕泣道之。』

兩篇附錄瞻仰過後，閱者可以轉入正題。這五十八頁的著作之緣起，可由盧博士自序中求之，他說，「八九年前，我主政學叢刊的筆政，（此報係留美專門研究政治經濟等學科的同學所合資出版的，）嘗有學術思想革命之作，自是厥後，愈益從事於思想革命問題的研究，常譏莊老而非周孔，今夏特將歷年所作與此問題有關者集爲一冊，顏曰思想革命。」閱者可知盧博士研究『思想革命』是始於「八九年前」，而直到現在，大夏大學中央大學還有一門課程名叫『思想革命』，這五十八頁的書就是要講授一年的教科書。正文六篇，篇篇精粹，今試摘其警句數則，以見一斑云耳：

『二十世紀新時代的新政治家，不是偷鷄換鴨的勞雅喬治，不是殺人越貨的威廉第二，也不是虎而冠狐鼠而手腕的克拉門素，二十世紀——乃至超二十世紀的——新政治家是遺世獨立萬流仰鏡的孫中山先生。』

『伯拉圖言共產，亞里斯多德言私產，伯亞果相師哉？』

『是非者至有定而亦至無定者也，習俗習於有定而忘其無定，定者是之，不定者非之，其所謂是，定也非是也，其所謂非，不定也非非也，是定而非無定，故靜。』

『天與人固同循進步之原則以進行者也，天地有生死，方生方死，卽死卽生，生與死環而無端，渺而不知其極，而一以進步爲鵠，天地其果萬能也乎哉？』

『天地者吾人之天地也，宇宙間事卽吾人分內事，吾人分內事卽宇宙間事，革新天地者吾人，改造天地者亦吾人，知此義者始可以言天，始可以言人，始可以言學術思想之進步。』

諸如此類的妙論層出不絕，爲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徵引。閱者於此可知『思想革命』之真諦，無緣躋於盧博士之門牆者，手此一編，也可領略一點今日上海的大學的教育了。我們不能不向大夏大學致敬，因爲大夏大學有眼光發行這樣的一本好書，嘉惠士林！（徐顯士）

思想革命與書報春秋

轉載大夏期刊第一期

謝琬

思想革命（盧晉侯博士論文第一集）

盧晉侯著

大夏大學發行

書報春秋

新月第三卷第二號

「書報春秋」第一篇

「作者」徐顯士

一向不大看帳本式的書報的我，偶然從朋友處看見一本「新月」——第三卷。第二號——因為提不起勇氣去捧讀各「專門家」的長篇大作，隨手翻開所謂「書報春秋」看看。第一篇就是徐顯士先生「春秋」盧晉侯博士的「思

想革命，「究竟徐先生是怎樣一個「專門家」，在大中華民國有沒有這個人，我們不必過問，因為我是大夏大學的學生，思想革命一書我曾看過，又看見徐先生篇末有這幾句話：「我們不能不向大夏大學致敬，因為大夏大學有眼光發行這樣的一本好書，嘉惠士林！」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我再把思想革命和徐先生的大作覆看一次，不由得我不說幾句公正的話。

思想革命本不過盧先生的幾篇舊作集合起來的，好像現在風行一時的××文存一樣。因為盧先生「嘗有學術思想革命之作」，所以「特將歷年所作與此問題有關者集爲一冊，顏曰思想革命」，從盧先生這兩句話看起來，這本冊子並不是甚麼「專門」的著作或研究，何勞徐先生這樣小題大做！枉拋心力呢？

關於「與徐菊人書」一文，內容是痛罵徐世昌任用曹汝霖的不當，我現在隨便抄幾段給讀者看看：

『公之位至尊而亦至不尊……不善用之，可爲張邦昌，李完用。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公他日欲爲張邦昌，李完用而亦不可得，何也？公固日爲張邦昌，李完用所左右而不自知也。……張邦昌李完用非他，卽公所倚畀，京學界所唾罵，海內外報紙所拚擊不遺餘力之曹汝霖也。不殺曹汝霖，不足以謝天下，不足以正人心，不足以維國本，不足以慰黃帝堯舜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維公圖之。』

『公亡清之輔貳，叛督稱兵時之大元帥，而今新國會之總統也。公老矣，六十衰翁，於世何求？』

『公必欲用曹以亡國……卽以榮之愚。亦不能不追隨邦人士後，以血，以鐵，以此一腔熱血。以與公等相周旋。』

我們讀了上面幾段文字，我們假使不是麻木不仁或別有作用的話，我們一定感覺到一種真情流露，感概激昂的氣慨流於字裏行間。而徐先生偏

拿開始的幾句套話來決定「盧博士的志向」，如果徐先生藉此機會來和盧博士修甚麼舊怨，我們不是個中人，不必過問；若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上來講，我們不能不肯定的說一句徐先生是荒唐的背謬和錯覺的病態。

徐先生所批評的正題，僅僅的從「正文六篇」中「摘其警句數則」，後面便加一句「諸如此類的妙論層出不窮」的打趣話，究竟這些「妙論」怎樣不妙，徐先生也沒有告訴我們，我們也用不着討論，但是我們對徐先生捏造的事實和謊謬的思想，不能不起來更正一下。

徐先生的大作裏有這樣一段話：

「閱者可知盧博士研究『思想革命』是始於八九年前，而且到現在，大夏大學中央大學還有一門課程名叫『思想革命』，這五十八頁的書就是要講授一年的教科書。」

徐先生，你是甚麼時候中了魔，不說人話，偏學鬼叫！我們大夏大學

方面只有盧博士教授的「政治思想革命」，中央大學方面，我們據中央大學政治系的同學說，他所教授的是『歐洲政治思想史』及「政治思想革命」，盧博士所講的完全是政治思想，並不是純粹哲學思想，我想大夏大學和中央大學年級最低，程度最淺的同學同不會這樣連「論文」和「課程」都弄不清楚，連政治思想與純粹哲學思想也弄不清楚，而讓盧博士拿「正文六篇」做「二年的教科書」，拿哲學思想一方面的論文作政治思想一方面的教材，假使有這樣的學生，合該打屁股！

總之，公允的，精確的，根據事實的，合乎邏輯的批評，無論嚴格到怎樣，我們都是極端贊許的，假使憑着意氣用事，不道德的，不合邏輯的捏造謊說，掛着批評家的牌子，作攻訐個人以快私怨的勾當，這是誰都會起來打不平的？

我在這裏，不能不擺出老先生的口吻說：

思想革命

八四

「嗚呼徐顯士！」

「嗚呼徐顯士罵人的藝術！」

一九三〇，一二，二九日晚稿於大夏大學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3 2115B

45076

思想革命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再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盧錫榮

發行者 大夏大學

印刷者 明星印刷廠

分售處 大夏大學售書處

三民書局
大東書局
各埠書局

上海麥根路七百二十五號

07041

51